北史

二三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玄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成中以寧

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　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梁仚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仚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陳悅及周文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勳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為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伏於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從周文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

山遷左衛將軍進爵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公及鄭五醜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僕射周孝閔帝踐祚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爲同州刺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户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與疾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爲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勣襲爵

勣字定東生時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軍周文

因字曰定東勳聰悟有器局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
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
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勳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
門學帝嘉之敕以本官就學齊王憲納勳妹爲妃恩禮愈
厚武帝嗣位渭源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勳有才略拜渭州
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
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
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有白烏翔止聽前乳子而後去有
白狼見於襄武人爲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
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泉後丁父艱毀瘁過

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將達奚惎等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梁睿軍且至賊解去授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中爲夏州總管帝以其家貴盛勳効克彰後爲漢王諒納其女爲妃恩遇彌厚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戸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竝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卒謚曰襄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武賁郎將次子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鎭幷州毓以妃兄爲

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諮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凶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盤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

子頠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
復下詔改封雍丘侯復以頠師襲
讃以寧勲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
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周文以迎孝武
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授鄀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
元年入爲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
千户益沃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
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在周以父功賜爵臨貞縣
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開皇初進爵南陳

郡公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竝以寬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寬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爲鄜城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吕引氏周孝閔帝踐祚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文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

雄初名惠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宫衞王直作亂襲肅章門

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邘國公隋文帝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作難雄時爲別駕知其謀以告文帝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文帝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邘公別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顒屬帝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乃閉門不通賓

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聲望命職方進
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
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
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
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
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
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
國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頗
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
遼東之役楊玄感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

綝避人偶語父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
外帝寢其事綝憂發病而卒
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內史下大夫封遂寧
縣男文帝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
郎加開府轉內史侍郎鄯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
後帝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
楊達耳獻皇后及文帝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
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
光祿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國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周文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擧身悉是膽也進爵爲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

嗣
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
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隋文帝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髙
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臣子社稷淪沒
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
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
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
見帝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
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
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竝爲行軍元帥至柳城遇

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
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
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
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
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
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
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
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
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

少敢勇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孝武西遷雄便
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
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
東魏所向尅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
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略盡兄及妻
子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皆免之雄乃詣賢
軍即隨賢還洛潛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周文於
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
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
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

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爲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于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嗣

禽字子通少慷慨以膽略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

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
集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禽說
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隋
文帝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
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
文帝潛有吞江南志拜禽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禽為先鋒禽領五百人宵濟襲採
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
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其將樊巡魯世眞
田瑞等相繼降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禽合軍陳叔寶

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禽以精騎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悉如朕意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過此又下優詔於禽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禽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禽其驍將震揚威

武逐平陳國禽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曰本奉明旨今臣
與弼同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
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
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爲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
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縱士卒淫汙陳宮坐
此不得國公及眞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敕有司曰亡國
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内築五垜當悉賜文武百官大
射以取之及是上御玄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
武官七品巳上武職領兵都督巳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

是江東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本名禽武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歌相應至是方悟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隣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

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卒子世諤嗣
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玄感亂引爲將每戰先登玄感
敗爲吏所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
酒肴以酣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爲漸以酒進守
者守者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母弟
僧壽字玄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
夫隋文帝得政從韋孝寛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
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爲廬州總管朝廷不欲
其兄弟同在淮南轉能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
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

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預焉坐除名尋命復位卒於京師子孝基

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旅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

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改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爲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

昌弟仲通後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
貸魏獻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
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祕書郎永安
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初起以
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
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公謚曰哀敦少
有氣幹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
自拔沈吟者久之敦年十七進策贊成其謀統流涕從之
遂定謀歸西時羣盜蜂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

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明年從河內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虛發信乃言於周文引至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甘泉宮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周文大怒人皆股戰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儀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

刺史王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周文令敦討平之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爲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五子王等聚衆爲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荆州蠻帥文子榮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韶討禽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爲軍司馬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度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乗勝遂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絶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爲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亦以

持久湘羅之閒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

敦覘之非詐勸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爲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

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

襄邑縣公隋文帝為丞相尉遲迥作亂帝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帝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竝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呪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若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

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
覺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
有軍士於人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
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
戰田瑞先犯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
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
士開府員明禽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
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
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
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

不獲叔寶於是與禽相詢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
牋命乘騾車歸己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之
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
見迎勞曰尅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
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劒寶帶金
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
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
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
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
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

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其七臣奉敕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候大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爲武都郡公弟東萬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翫不

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啖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度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爲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佪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

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豫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荊州

總管竝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弼無能當此乃命弼弼再拜呪曰臣若赤誠奉國當一發破的如不然發不中也弼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曰楊素韓禽史萬歲三人俱良將也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嗣位尤被疎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時為大帳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啓人可汗饗之弼以為大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坐誅

時年六十四妻子爲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爲奴俄亦誅死敦弟誼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覇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毀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候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爲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爲北夷所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龍襲爵

論曰周文帝屬禍亂之辰以征伐而定海内大則連兵百

萬繫之以存亡小則轉戰邊亭不閡於旬月是以兵無少長士無賢愚莫不投筆要功橫戈請奮豆盧寧楊紹王雅韓雄等或攀翼雲漢底績屯夷雖運移年代而名成終始美矣哉豆盧勣譽宣分竹毓節見臨危可謂載德象賢也觀德王位登台衮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王世積儁才雖多適足爲害者矣賀若敦志略慷慨深入敵境勍寇絕其糧道江淮阻其歸塗臨危而策出無方事迫而雄心彌厲故能利涉死地全師以反而茂勳莫紀嚴刑已及天下是以知宇文護之不能終其位也自南北分隔將三百年隋文爰應千齡將一函夏賀若弼慷慨申必

取之長策韓禽奮發賈餘勇以爭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弼居多武毅威雄韓禽稱重方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弼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韓禽累葉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略並爲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第五十六　北史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申徽

陸通　弟逞

厙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子仲卿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檦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爲後趙司徒冉閔末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爽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兗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爲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爲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周文周文與語奇之薦

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爲賓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爲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沉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爲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爲侯四年拜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爲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彥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遂殺康而取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

略致之乃以徽爲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輕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見徽單使不以爲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意彥不從徽又使賛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人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内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爲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

士拜假節瓜州刺史徵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進爵為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徵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徵為之

歷小司空少保出爲荊州刺史入爲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泗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勮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從尒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爲行臺以政爲行臺左丞原州

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大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尒朱榮榮死又從尒朱兆及尒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爲帳內督須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周文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閒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爲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

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乂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僕卿

賜姓部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孝閔踐祚拜小司空保
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
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
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薨通弟逞
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常從容謂之曰爾既溫
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
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
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逞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
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周文由此加禮遇
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

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徙授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脩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豮豕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

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撡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世因避難改焉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

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爲寇周文謂峙
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封高邑縣
公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
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喻之突
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
司寇明帝初爲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
和尚清靖爲吏脩所安後爲宜州刺史入爲少師以年老
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子嶷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
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嶷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
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

軍保城縣男徽弟嶔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嶔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宫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位至戸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實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尒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周文臨夏州補帳内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荐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

焉孝武欲向關中𦍑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
周文又遣𦍑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
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周文遣𦍑與楊寬使并
結婚而還進爵爲侯又使𦍑納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
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蠕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
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𦍑往賜黃金十
斤雜綵三百匹𦍑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論結婚之意
蠕蠕感悟乃遣使隨𦍑報命焉及侯景來附周文令𦍑助
鎮遏𦍑知景譎覆遂求還具陳事實周文乃遣使密追助
景之兵尋而景叛十六年大軍東討周文恐蠕蠕乘虛寇

掠乃遣萇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萇等送齊萇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萇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懁德縣公慶少閑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籖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

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録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中大夫進爵爲公歷冊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

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高平太守父和太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厝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內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

若爲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
赴闕右屬侯景逼襄城東荊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
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
魏東荊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闕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幷
州密覲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賫書申勑荊州剛還
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
大統初剛於灞上見周文具陳闕東情實周文嘉之封陽
邑縣子論復東荊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
以孝武西遷之後竝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
而復之乃以剛爲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魏興賫移書與

其梁州刺史杜懷瑤等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
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
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
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
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為不可而
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
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
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
其丁鴂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

爲公渭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

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内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爲

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剋定夷鎮

所在立柵剛至竝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

剛又進破鐵忽僞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

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爲光禄

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進爵浮陽郡公

出爲利州總管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

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

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

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俊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弟仲卿仲卿性麄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爲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隋文帝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纎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輙至二百吏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輙召主掌撻其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

餽運之憂會突厥啓人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接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啓人突厥悉眾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虜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

椽軒書院刊

鎮恒安達頭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人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爲能賞奴婢五十口黄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珤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子世

弘嗣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

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
高千鎮陝以昶爲長史中軍都督周文平弘農擢爲相府
典籤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
逃還憑險作亂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令昶使焉見
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不從其命者復將加刃於昶
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
叛攻南由周文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
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周文即
以昶爲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
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爲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

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虵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
不悅服朞歲之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
機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誘說離間
其情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為咸來見昶乃
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
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閙等反昶復討禽之又與史寧
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
同駱天人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
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

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果爲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没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周文

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
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
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
行資市牛饗戰士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
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
兵為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
周文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
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
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
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

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騎徑趣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人吏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

鄉里恱旣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恱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恱及康竝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恱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帝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內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

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起家爲周文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祿大夫保定五年授畿伯下大夫遷許國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爲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爲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

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爲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顗爲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秩大且爲國家肺腑懼文表圖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婁州刺史父道龍鉅
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內沉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
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定有勇略累
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
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
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
改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
豪之情先時生羌據險不賓者至竝出山谷從征賦焉及
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
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

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
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
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
其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為陳人所敗直
得脫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陽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
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
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
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
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為度所執
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摽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摽少豪
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尒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
徽逃難投摽摽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
是摽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
度太行及尒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摽乃具船以濟王師
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
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
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周文欲知其所為乃遣
摽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
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摽兼黃門侍郎往慰撫

之檦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檦入朝者時弘農爲東魏守檦從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檦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檦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周文許之檦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郡禽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檦行郡事檦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爲內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檦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

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爲殿摽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摽威聲棄城遁走摽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摽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摽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摽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脩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摽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

士人義酉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摽分遣訖遂
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
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
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摽從他道
濟遂襲剋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
脫身走免摽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
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部陽縣伯芒山之
戰摽攻拔栢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摽亦拔還而東
魏將侯景率騎追摽摽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
前景乃引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摽久從軍

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竝給儀衛州里榮之及
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㯳恐入寇邵郡率騎
禦之景遠聞㯳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
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
諸軍事又攻破蒸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
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
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㯳還改封華
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㯳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
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㯳出軹關然㯳自鎮

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㩳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㩳軍㩳以衆敗遂降於齊㩳之立勳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爲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沉文之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之以温恭竝夙奉龍顏早蒙任遇效宣提戟功預披荆義結周旋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揆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延譽之能莅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厙狄峙建和

戎之功楊荐成入關之策趙剛之克翦凶狡趙昶之懷服氐羌王悅之料侯景文表之譎窦厥或明稱先覺或識表見機觀其立功立事皆一時志力之士也元定敗亡同黃權之無路楊𢷬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可嗟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其𢷬之謂也

列傳第五十七　　北史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 子詳 兄子行本

柳遐 子莊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

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
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
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爲
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之計褒
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周文納焉及爲丞相引爲録事叅
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爵三水縣伯丞
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淅酈居二年徵拜丞相府司馬進爵
爲侯出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竝
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
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

鄉里患者罝冥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其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衮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衮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屛息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衮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

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
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爲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
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
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爲州先未
集兵令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
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
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因是奏曰所獲賊衆
不足爲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
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

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天和五年拜少保襃厯事三帝以
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
詔令坐然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諡曰貞子繼
伯嗣仕隋位終衛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
武始歸於魏賜爵金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
爲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
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
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
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

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愼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帝受

禪爲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輒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子恭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輒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衞王爽爲原州總管召爲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通輒勸

課吏人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
辛于家子弘安弘智並知名
張軏字元軏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軏少好學志識
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
而出以此見稱軏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亦朱
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軏爲記室參軍典機密尋
轉倉曹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軏曰以私害公非
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
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軏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
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

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
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
眞可恃也周文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
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脩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
有循吏之美大統閒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
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鎮秦州以軌爲長史廢
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
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
長史卒於位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

書數百卷子肅周明帝初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脩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騎侍郎累遷左戶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爲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封平陽縣子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嘗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

黄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爲鄜州刺史彥以東夏
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爲伯彥性
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
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
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
曰昔人以窾木爲櫝葛虆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
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爲世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
葬於磽确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衞等爾其念哉朝廷
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

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義軍
至以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偏靈武
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爲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
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
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
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進爵爲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周孝閔帝踐祚
出爲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皆務
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荆州

遞送自彦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彦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彦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戰彦縱兵奮擊竝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遂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爲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彦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彦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彦鎮之天和中爲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

居京兆之盩厔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温恭見稱州里從尒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周孝閔帝踐祚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陜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温裕有幹能歷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謚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

史謚曰靜子巘仕隋爲給事郎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周文帝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周孝閔帝踐祚爲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爲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爲善人建德三年爲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誺少知名大象中位吏部

下大夫諒弟誕

誕字玄處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幷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幷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竝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爲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

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
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繫時令敬釗竝抗節不從世模京
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
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
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
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禄大夫釗字積善河東
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時令甚有
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偽將喬鍾葵署
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
免卒於朝邑令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尒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

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

行成都令昻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昻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爲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刼盜詔昻使於益梁軍人之務皆委決焉昻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昻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昻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

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

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
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
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
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
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脣齒周文
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
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
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
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

中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豳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衞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爲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脩城

杲信洽於人部內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爲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爲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帝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

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上件魯山固當不貪
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
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
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
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
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
皎來附詔令衞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沒自是連
兵不息東南擾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息
人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好彼
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至主上

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令主社稷孰謂
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之令受華氏
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
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郝烈一
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
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
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
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
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笑
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

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羈旅關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爲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時元定已

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管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凡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

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帝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

且速所爲碑誄表頌竝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
刺史子亶嗣大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
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投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
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辯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
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
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
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理自爲魁
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
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

名迹不立父之方轉二千石郎中尒朱榮死尒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武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尒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兖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鎮北維表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既誅尒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脩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脩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

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宦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弃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寛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㹠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㹠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㹠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

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未幾舉爲太子少師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輙引古事鄉里

呼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
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懍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
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
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輙歐血
兩旬之內絶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
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即位擢為
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懍父高之先為南
臺書侍御史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
懍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

內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兹無懔不能對懔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鄴唯懔勸都渚宮以鄉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帝以懔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刋定群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也六世祖敵以永嘉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爲上黄侯蕭曄所

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甞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己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甞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

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脩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為梁州又板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脩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脩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脩平北

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不爲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剋翦姦宄紀於是遣使拜脩爲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爲

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帝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唯令全脩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周文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周文既納蕭脩降又許其反國脩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

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脩脩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焉初蕭脩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産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

右嘉其善政及還鎭陜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鎭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

祥字休徵幼聰慧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爲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内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歴長安萬年

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脩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行本璠兄子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

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
存臣旣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
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爲
河内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懷州行本率吏人拒之拜儀
同賜爵文安縣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
郎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
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
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
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項羌密邇

封域最爲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
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
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
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別
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令杖一
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
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
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拜太子左庶子
領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爲左庶子
太子暱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

太子以正道何嬖昵房帷之間哉今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河南陸爽等竝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爲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位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爲殿下作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吏人懷之未幾卒于

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珎義陽內史事見南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疑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羙

之誠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
眄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爲僕射引遐與語
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詧於襄
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
辭詧曰陛下中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
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
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
留先臣獨守墳栢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
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詧重違

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詧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楊州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須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

性又温裕略無喜慍之容弘奬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
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
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遐入周授大都督
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民皆有政術吏人畏而愛之然性愛
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
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
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
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
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

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賫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

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爲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及隋文帝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弈業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

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迥連衡進
可盡節於周氏退可席卷山南唯歸疑不可會莊至自長
安申文帝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
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
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於朝廷臣料之迥等終當覆
滅隨公必私周國未若保境息人以觀其變巋深以爲然
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若從衆言
社稷已不守矣文帝踐祚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爲晉
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
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黄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

達政事凡所駮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
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
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髙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
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
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
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
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詔
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
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軏循

良播美李彥譽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竝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杲之徒竝關右之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旝出境有專對之才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翥孟信各以才學自業又加之以清介竝志能之士也宗懔才辭幹局見重梁元逮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俘虜不與圖存者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筴紀事蓋亦多人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比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乎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

戀墳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蓋亦自古有之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

隋宗室諸王

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

河間王弘

義城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栢四根欝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幷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謚焉子智積襲爵封其弟智明爲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

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竝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竝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藥言我後百日當病癲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之爲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譏我言於晉公于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閤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閤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實不可耐羡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積在同州

信州路儒學書院刊

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爲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佗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

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
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
屬曰玄感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
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
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更
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
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
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没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以武元軍功封竟陵郡公

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瓚素與帝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邪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位上柱國邵國公瓚見帝執政恐爲家禍陰有圖帝計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爲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爲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素與獨孤皇后不平至是

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帝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爲遇鴆子綸嗣

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爲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琛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爲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爲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

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
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
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
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爲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
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
上表請從軍自効爲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
爲賊林仕弘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國封懷化縣公尋病
卒綸第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
武籀從衡山猛第溫字明籀初從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旣
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從南海溫

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於江都爲宇文化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襁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爲獻皇后所養由是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爲内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爲衛王所生李氏爲太妃爽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

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
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爲元帥俱受爽節度親率李充
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
略中重瘡而遁帝大悅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爲
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爲納言帝甚重之
未幾爽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爽令左右驅逐
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
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
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
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
左道厭蠱君親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
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
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
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
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
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
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
常置左右委以心腹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

戶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
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
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
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
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
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
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
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
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
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

洛口倉榮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之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獨守孤城援絶千里糧糇支計僅有月餘奬卒之多纔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密改姓為郭氏密

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為郇國公後為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迫家國阽危而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為全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莊仰藥而死慶遂歸國為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

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觔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爲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人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觔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反朝廷以爲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

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爲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絶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絶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爲讎家所殺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

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晛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爲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爲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内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爲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爲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爲羈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

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爲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人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又擬

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乃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

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
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強武始我商量恒於
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
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頗男尚男女形於此言以防
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禮疋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
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
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
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唯與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
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
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

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第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宫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毋忍譏譖出於杼軸鴆毒過於盃杓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 我爲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看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宫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等兄第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别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

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
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但如所言吾
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用
此揣皇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
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
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
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
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衆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卑
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
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
亦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
變帝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
媒蘖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達至德門
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人侍官已
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
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
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

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
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
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
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
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弘既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
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
入敵國我爲患利不脫衣卧夜欲得近厠故在後房恐有驚
急還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
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
曰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

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第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兖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新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

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云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驎佞人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爲其此事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

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便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泫然曰誰非父母

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
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
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
聞不知猷足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
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
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
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衞常曲事於勇情有附託在仁
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
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

居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爲太子罪帝曰前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以爲戒今我兒乃自

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祆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
又責之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
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
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
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
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爲庶人
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邪
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
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
左衛大將軍元旻任掌禁兵委以心膂乃包藏姦伏離間

君親崇長屬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
位長宮寮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
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占
問國家希覬灾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
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
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
宮臣進畫姦謀要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
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竦規模增長驕
奢糜費百姓此之七人爲害斯甚並處斬刑妻妾子孫皆
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

人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戮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爲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言皇太子爲小人所誤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而貝州長

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
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自以
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勇於是
升樹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又癲
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爲然卒不得見帝遇疾於仁壽宮
皇太子入侍鑒姦亂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遣追
勇未及發使而崩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僞
敕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爲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
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
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穎川王煚後

宫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敕殺之

秦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

口爲上流節度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修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爲妃作七寶冪籬重不可戴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閒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

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上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爲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爲遇蠱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蛛螋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所爲後

麗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於是以秦國官爲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

位立浩爲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爲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啓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弑逆立浩爲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爲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爲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爲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爲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爲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爲

朝臣所憚帝每謂文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爲請衡既還京師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爲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爲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俊靡費

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以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爲庶人幽之内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之與連坐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爲乃上表

陳已行怨請與其愛子爪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險要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器妄道清城出聖欲已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祆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已
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

又爲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凶慝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爲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惡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爲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

剥削人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祆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

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快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有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竝為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之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爲柱國紇單貴王聃大

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進兵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令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當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

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兵大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楊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寮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第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子顥因而禁錮

宇文化及弒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幷州有娠迎置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膂痛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

違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
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
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宫昭留守京師及大業元年帝遣
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沖言色恂恂未
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
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
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
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
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
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

楚同分也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册文帝深追悼之昭妃蔡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爲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所無恨異見帝爲司

宮者所過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容性寛厚大業三年立爲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戶部尚書樊子蓋拒之
事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
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
攝戶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
文化及之弑逆文都等議尊立侗大赦改元曰皇泰謚帝
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爲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爲皇太后以段達爲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
禮部尚書王世充爲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

文都爲内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内史令皇甫無逸
爲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爲内史侍郎趙長文
爲黄門侍郎委以機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宫掖于時洛陽
稱段達等爲七貴未幾宇文化及以秦王浩爲天子來次
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
李密密遂請降侗大悦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爲太尉尚
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兹
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
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蹤丹徼後越
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莫不

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
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
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兹望幸所以
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
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
之日五情崩殞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
剥賊臣逆子何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
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昏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
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塵之答化
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

領衛兵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很恣其貪穢或
交結惡黨或侵掠商賈事重刑籤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
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毋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從
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
化及梟鏡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宫諸王兄弟
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
於周世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
瞻天視地無處自容今王公卿士庶尹百辟咸以大寶鴻
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
惟寡薄志不逮此令者出蕭扆而仗旄鉞釋衰麻而擐甲

胄銜冤誓衆忍淚臨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僞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拘囚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篡踐禁御擄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懷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進金鼓振讋若火焚毛鋒刃從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存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軌以此衆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人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

蹔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踊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望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勲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恊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爲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京師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爲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爲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爲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

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
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
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有斯言朕亦
何望神色凛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旣而退朝對良娣而泣
世充更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乂安復子
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
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
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竝見害世充兄世渾因勸世充
害侗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

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家及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曰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疎眉目少爲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爲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爲軍導轉豫州牧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

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
謁塡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
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
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
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
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
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
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
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
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爲不祥後從帝幸榆

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怒從官皆言爲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其事暕妃韋氏戶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爲歡召相工偏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

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
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爲猒勝事至是皆發帝大
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寮皆斥之邊遠時趙王
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
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爲京尹不復關預
時政帝恒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奏之
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
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
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
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蕭后曰

得非阿孩也其見踈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暕時尚卧未
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
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
竟不知殺者爲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
突厥處羅可汗號爲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
爲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
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禄
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
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甞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

食又蕭后嘗炙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泣請曰后所服
藥皆蒙嘗之令炙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爲停炙由是尤
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
前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
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
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

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皁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間屬乃葭莩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兔走街百

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
分定久矣而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
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
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
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兹亂
常之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
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
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
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
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

求哀哉齊王敵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内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列傳第五十九　北史七十一